

春秋集註

三



春秋集註卷七

宋

高

閔

撰

桓公四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君取于臣謂之求可乎曰不可然則此何以書求曰
譏天王之無王道也所謂桓無王者豈獨桓受其貶
乎有王而曰無焉天王之惡亦大也弑君之賊不惟
不誅之又數聘之今又命大夫有求于彼焉斯不王
甚矣昔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魯因是而僭

乘天子之車故子家駒數魯之僭曰乘大輅詩人頌僖公曰龍旗承祀六轡耳耳此天子之車也按天子五輅見于周禮與顧命所用不同左傳成二年鞏之戰公賜三帥先輅三命之服則魯有天子之車輅矣周世既衰諸侯不共貢王府車輅不足于用故命使就魯以求之斯見王室衰微而不足諸侯僭竊而有餘交譏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在位二十三年世子他立至莊三年始書葬者

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喪禮不備未成葬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其顛倒甚矣因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五月鄭伯突奔蔡

突假宋之援以弟篡兄居位數年患祭仲之專將殺之爲仲所覺故避仲而出奔聖人因其出奔故書名以絕之然突之出奔非國人絕之也止避祭仲爾雖然前年蔡人從宋伐鄭而突也曷爲出奔蔡曰宋人

以蔡伐鄭而蔡聽命焉不得已也蔡之于突實無憾
爾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鄭伯既沒而忽猶稱世子者
何也忽之出奔但不能自固其位爾人皆疑其不正
故因其歸而正名曰世子以明冢嫡當嗣也不曰復
歸則無由知其嘗有國也夫突假宋之援以篡兄之
位既得位而遽伐宋是已與宋絕矣祭仲本立忽但
偏于宋而立突突既絕宋復欲殺仲又不自安而出

奔故世子忽得祭仲之援安然而復歸也然忽雖世
子當立鄭人不君之觀鄭詩所刺則其不肖可知故
終始名之春秋諸侯及大夫出奔或見執者其反國
也或書歸或書入或書復歸或書復入此乃原情定
罪輕重之差也凡書歸者易辭然未必盡善凡書入
者難辭然未必盡惡復歸者已絕而復歸又易于常
之歸也復入者已絕而復入又難于常之入也若夫
善惡之制輕重之義則不可一概求各繫其事也凡
書歸入而言自某者但挾彼國之勢而其重乃在于

歸入之人凡書納者則其重專在于納之者矣明乎此則皆可以類而推也

許叔入于許

許自隱十一年三國入許之後遂屬于鄭東偏今莊公既卒鄭伯既出奔矣而世子忽復歸故歸許叔于許以爲援然不曰歸而曰入者入難辭也明忽不足恃也且許先王之建國也叔不能伸正義于天王或求直于大國以反厥邦以復先君之宗社而乃乘鄭亂而得歸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以譏之然而字而

不名者明其爲莊公之異母弟云爾且叔實無罪若書其名則與篡者無辨此春秋別嫌明微之義與齊小白陽生之入異也

公會齊侯于艾

魯嘗與齊絕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公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自是與文姜爲鳥獸之行而桓公彭生之禍兆于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爲主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累數者何班見也僭也夫來朝者必其君也而稱人者爲天王崩不修臣子之禮以奔其喪而篡逆之人皆得而誅之反相率而朝之故也夫以三國羣衆之多可以討其篡逆之罪今乃旅朝焉故以夷狄書之而魯侯晏然受諸國之朝不待貶絕矣葛本伯爵先王之建國以其微弱故居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前曰歸外恃宋內恃祭仲也今日入宋怒而仲改也櫟者何鄭之別都也突自此至莊四年會于垂稱鄭

伯二十一年又稱鄭伯突卒則自入櫟之後遂能有鄭而忽自復歸春秋不書聖人之微意可知矣忽爲世子法當爲君而爲權臣逐之支庶篡之孔子雖罪其無君人之道然嘗與之爲世子焉嫡庶之分不可亂兄弟之倫不可踰也突有大臣之應鄰國之助篡兄之位而竟立爲君在位二十餘年雖曰不正而以忽不肖之故國人君之諸侯納之故書鄭伯斯可以見居正者己不能保則他人得以取之矣書入者亦見其義不容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伐鄭者何伐忽而納突也突無道篡國諸侯當伐突而恤忽今反欲出忽納突廢嫡立庶其罪大矣宋公始納突反爲突所伐今又復連諸侯爲突伐忽無道之甚不可勝誅故不直書會伐鄭者宋知納突爲非義而疑之故以會致三國三國旣會乃始謀助突故先書會袤而後書伐也穀梁子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夫忽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何疑之有疑于爲義而果于爲不義此春秋之所非也四國伐忽

而齊不之救所謂卒以無大國之助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諸侯相見于郟地曰會今在其國非會也是亦朝也然大無朝小之理故亦書曰會蓋去年袤之會欲伐鄭而不果故此會復謀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與曹謀而曹人不肯今又與陳侯同伐蓋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也宋初伐突者期于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于宋故宋公連

年伐忽以入突以此言之鄭國之亂宋公實爲之故以宋爲首惡蔡入春秋以來與中國盟會侵伐未嘗居陳衛之下自此伐鄭之後陳衛常處其上何也蓋蔡國迫于楚于是始服屬于楚聖人惡其首去中國卽夷狄故抑之而處于陳衛之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見公勤勞于鄭也公身爲弑逆又興師動衆連結諸侯遞年伐鄭以亂人之嫡庶豈亦自爲地乎故書至以罪之

冬城向

春秋有二向此我之邑也見公本不以誠信結諸侯惟以詐僞相盟會雖與四國之君同伐人之國而其心常恐他國之人加兵于己是以驅其民先城向以備之下書十一月則此乃十月農功尚未畢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譖其兄伋因并壽殺之旣立之後驕而無禮二公子之黨怨之朔懼而出奔天王因治其舊惡而廢之遂立公子黔牟爲衛侯

聖人于朔之出奔也特名以絕之蓋春秋之法凡諸侯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禍者皆生名之朔齊甥也故奔齊觀衛風二子乘舟見國人哀思伋壽如此是以知朔之不安其位衆心去之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此盟本爲紀也紀懼齊之見圖每爲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爲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旣退魯遂與齊戰于奚二年之後齊遂

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侵伐隨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雋

雋我地與蔑之盟同彼來而我及之也夫魯自七年伐邾之後至十五年邾人來朝蓋畏公之疆也至是來爲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故耶觀下文可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二國春方盟會而夏遽交戰彼以疆事興師而來則魯宜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罪則不戰矣此

書及齊人戰于奚蓋罪魯也不書敗者蓋魯敗也奚我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桓侯立二十年其弟獻舞立是爲哀公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蔡侯之弟卽獻舞也蔡桓侯無子莫知誰之立也季于是避于陳今蔡侯卒國無正嗣兄終弟及于經爲順于是獻舞因陳之援而歸故書自陳歸于蔡以見其順而易也凡書所自之國者彼國有奉焉而此

因其力以濟之也均爲有罪矣而獻舞之歸內外無難與他歸者異故書字以別之

癸巳葬蔡桓侯

季歸不踰月而遽葬其君者必有他嫌故爾旣乘喪而歸必欲得王命于是託以奉王之意不敢僭諡僭爵而請于天子故天子賜之諡曰桓侯也聖人因而書之以正名分且見諸國稱公者皆臣子之私諡也自周以前天子諸侯皆無諡也自文武之後周公始制其禮然書稱齊侯呂伋魯侯伯禽豈有諡哉及召

康公之後諸侯始有諡矣然皆從其本爵而諡之書稱平王錫晉文侯是也由平王以降諸侯皆不請諡于天子自僭稱公而名分始不正矣夫私諡稱公公諡稱爵舉一是則諸非可知春秋之法因貶見褒因褒見貶皆在于言外故讀者不可不精心及宋人衛人伐邾

此見桓之無信也夫春與儀父盟于趯宜其復通前好矣今乃自背其盟同宋人衛人伐之是誠何心哉夫宋人者豈非弑君之黨乎自宋督弑君而賊猶未

討也夫衛人者豈非逐君之賊乎自衛侯見逐而賊猶在國也今公與他國弑君逐君之黨合心同黨以伐同盟之鄰國則公之惡不容于世矣聖人不書公而止書及者以桓之罪顯然如此千載之下皆知其與宋人衛人伐邾者魯侯也不必斥言之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無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按長歷是庚午而不書日者因舊史也凡日食皆所以警懼人君而先儒以爲正陽之月則忌鳴呼豈有他月而不

忌者哉後世人君不知畏天而無戒懼之心者其此言也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此復書王者聖人憫當時之亂使弑逆之人卒無明天子賢方伯討之安然久居其位故于末年書王以謹其罪且著弑逆之人雖不見誅于卽時當見誅于歲月不見誅于其生當見誅于其死不見誅于終身當見誅于萬世此聖人于桓末年書王所以爲後世之戒也

公會齊侯于濼

艾之會黃之盟公雖復與齊通好而繼有奚之戰而此濼之會公不悟者蔽于姜氏故也公之悖亂取弑足以爲後世之戒矣是會也夫人預焉而不書者公初不與夫人偕行旣而夫人自魯來會齊侯而公因與之俱如齊也然則公非王事而出境遠會又數失信是乃所以自取禍爾未可以專罪夫人也濼齊地今濟南府有濼水是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不言及而言與者春秋之法以內及外以上及下以尊及卑以中國及夷狄皆以及者為主而與者不相屬之辭也今公不能制姜氏乃與之同如齊故變文示法以不相屬之辭書之以見公之如齊非公之志夫人之志也書與以示夫人之志者明弑桓之罪在夫人也其曰遂如齊者以見公本會齊侯于濼以夫人繼至遂與以借行公之所遂遂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齊侯與姜氏通公謫之姜氏以告齊侯齊侯使公子

彭生賊公書曰薨于齊而不書所薨之故不忍言也所以養臣子之志而厲忠孝之心也夫桓公弑君而篡其位卒不免見殺于人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齊侯但殺魯君爾不討其弑隱之罪也故聖人亦據而書之所以絕篡弑無已之亂也蓋桓公雖弑立而齊嘗與之盟會與之侵伐與之婚姻平居相好稱為鄰國若忿怒相殺則曰吾討賊矣是啓亂召禍開相殺之門故聖人原情定罪不以弑賊討之所以豫防無已之亂也公薨于他國則當書其喪之至然桓公

內不能制其夫人外見殺于齊侯生而往死而歸魯國臣子之心宜何如哉喪在于外必至于內然後能葬故書公之喪至自齊而夫人之罪不言可知也何則樂之會不書夫人出者以遂如齊見之也喪之至不書夫人入者以孫于齊見之也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秋七月

十七年冬鄭高渠彌弑昭公忽而立公子亶是年秋子亶會齊侯于首止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

亶而轅高渠彌于是祭仲立昭公之弟子儀爲君而春秋皆沒而不書者以突爲鄭伯故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稱我君別外喪也九月而葬慢也闕土服遠曰桓此魯之臣子私諡也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爲人臣子而不能衛其君父乃至見弑于人又縱賊不討忍恥以葬之則雖葬猶不葬也故必待賊旣伏誅然後書葬所以少寬臣子之責而示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也今桓公見弑于齊春秋不著討賊

之文而遽書其葬者此春秋之變例聖人之微旨也
蓋春秋責臣子以討賊者以爲可討而不討也至其
所不能必討者聖人亦無責焉忠恕之道也夫以魯
視齊齊爲強又非魯之臣如欲討賊則必至于侵伐
以傷其人民爭奪以亡其社稷君父之讐未必能復
而先君之土地先已危亡無辜之人民先已殘賊則
其爲害于我又有益于不討賊之恥也況擅動干戈
以伐人之國王法所不容乎故魯之臣子聖人非不
責之但責以其君見殺于他邦不責其必討強齊此

春秋所以曲盡人情之難而深慮危亡之必至也

春秋集註卷七

春秋集註卷八

宋

高

開

撰

莊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公上不受于天子而父以弑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
 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者不正其始也或曰莊公嫡
 長其為儲副明矣乃不可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
 誓于天子而後稱世子世子又必命于天子然後為
 諸侯安得擅有其國而自即諸侯之位耶

三月夫人孫于齊

魯君及夫人出奔聖人皆婉其辭而書曰孫孫者謙避之名若內不見容而去不復返也若昭公哀姜是已今夫人往來于齊魯之間數矣此豈出奔也哉蓋夫人嚮與桓公如齊公以故遇禍今及練期又不奉其祭祀遽出境以從讎其無恩于先君甚矣男女辨姓人之大倫夫人之行無人倫矣故聖人因其如齊特去姜氏而書曰孫蓋嫉之之甚也其不替夫人之號者示子無絕母之義也是時公年十有四矣齊人

既歸惡于彭生而魯之大臣往往畏齊且以夫人之故不敢明言于公而公亦未之察焉所以公與夫人母子如常而夫人數如齊公亦數與齊侯會而不知其惡已播于萬民矣

夏單伯逆王姬

王姬下嫁諸侯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姬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蓋莊王命魯主婚故

也魯之先君爲齊所弑不能訴于天王已無臣子之道且天王豈不知魯有大喪自可因而辭之乃遽使單伯往逆焉在諒陰之中而修嘉好之禮廢經常之事而爲創見之舉天下固多同姓之國矣何必在魯是魯人默順王命陷王于不義也春秋恕天王之過而責魯尤深故不書單伯如京師而直書單伯逆王姬猶曰魯自逆之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特爲王姬築館者以公爲之主則不可于公之寢又不可于魯之廟故特築館以遠嫌也且夏逆而秋築館又見前逆之爲太早計矣于外者不在魯國宮廟之內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初立正在桓王時至是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以篡弑未嘗入朝未嘗受命今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

夫寵篡弑以瀆三綱是無天道故去天以示貶或曰天王之惡莫斯甚乎曰春秋之義以明微也殺弟及出居則覩文而見義至于錫桓公命則廢大義滅人倫與葬成風同蓋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若不異其文則無以見其惡且魯桓已葬矣因魯之自諡而錫之尤爲非禮

王姬歸于齊

夏逆秋築館而冬始歸所以遲遲者魯知其不可又以夫人之故不能自克故也且書逆書築館而不書

歸則無以見其事之終矣姬不稱伯季尊王姬也紀季姜特書者以王后故謹其辭也

齊師遷紀邢鄆郚

此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齊特恃衆迫而遷之且見紀力不贍猶謀所以存國也夫紀與齊乃同姓之國況天子娶后于紀而王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黃之盟一舉而遷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陳莊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國臣子私諡之罪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據二傳於餘丘邾邑也邑而曰帥師伐者誌慶父之得兵權故大其事若一國然也莊公幼年卽首以慶父主兵柄卒致閔公之禍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之以誌亂之所由爲後世戒也魯在春秋中君弑者三其賊未有不得國之兵權者益慶父輩遂是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記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夫莊公忘父讎而爲之主其婚今未及朞而卒又從而爲之服可謂盡禮于仇讎而無恩于先君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孫而反國不書者魯人不受也不以夫人錄也不以夫人錄而此夫人之者子母之義也夫人而氏之者貶不再也是時公幼未習國事故夫人得以託國事而出會齊侯也

乙酉宋公馮卒

觀宋莊枝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其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夫衛朔出奔齊齊人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而立公子黔牟為侯矣魯輒與兵會仇讎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為人臣子而所為如此故貶而名自公孫茲不貶矣原註

事在僖公四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國臣子私諡之罪

五月葬桓王

平王之崩求賻于諸侯然後克葬至于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也若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自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

滋略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齊強國也圖紀久矣而紀謀所以存國之道亦備矣今紀侯自度滅亡無日天王必不能正鄰國必不能救與其絕祀殘民生受屈辱孰若使季以鄆爲附庸以事齊庶幾宗社之不隕也此從權以紓一時之禍不得已之甚所以謀存其國可謂切矣槩以王法則紀季擅以天子封邑入于齊齊侯不由天王之命納人之邑均有罪也故書入以示義季不書叛已原其

有兄之命矣而又字之何也明其爲紀侯之異母弟也且析地而去國降志以事讎此非紀季之心也以宗國爲寄矣聖人恕紀季而重罪齊侯也

冬公次于郎

郎我地之近齊者夫紀魯婚姻之國也今齊欲滅紀先遷其三邑而季又以鄆事之其國垂亡而公以伯姬之故雖有救紀之心而不能決往但次于郎以示相親恤之意而已聖人以其終不能救也故但書公之所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且魯與齊有不共戴天

之讎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併矣是以聖人惡其見義不爲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按禮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也非夫人所用而用之者蓋爲名而已矣名爲紀故而享齊侯實乃行其私意也然春秋之法責婦人輕觀猗嗟載驅南山之詩亦豈嘗專刺文姜哉唐之武后非無才智也使高宗能刑寡妻以御家邦則武后之惡未必至斯也以高

宗身不行道是以至于此

三月紀伯姬卒

外夫人卒不書豈以紀滅亡而伯姬憂憤所致故歟然此不記其卒則無以見下文之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將滅紀恐陳鄭救之故求于二國結其驩心先遇于垂使紀失其援也此鄭伯卽突也或以爲子儀則非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以其實不能君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

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書鄭伯卽突也其始終稱伯不沒其實也雖有篡兄之惡君子以其納王之功蓋之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者紀侯之名也生名之著失國也按齊之圖紀固非一日先以兵遷其三邑志固在于滅矣紀量力之不支無以爲計遂使季以鄆事之夫紀地不過百里而去其四邑則地幾盡矣今齊方與陳鄭遇兵未加于其國而紀侯不暇葬其妻遽委之而去此何理哉

夫爲國君者死社稷不以難去今紀無內難但爲齊所逼而敵猶未至境也借使齊以兵臨我猶當勵其臣民固其禦備而爲之守上訴于天子近赴于鄰國求我之援不幸而力不足則亦死之可也恐有先自委其國而去之者哉先儒以太王之事擬之過矣太王爲狄所侵雖不得已而去亦非敢自擅也在詩有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蓋先奔告于天子然後邑于岐山之下故民從之如歸市也今紀與齊同爲天子守土之臣

而齊人亦豈以狄人自待哉春秋之作所以明微齊之滅紀其惡易見紀侯之去其罪難知是以聖人不書齊侯滅紀而專罪紀侯之去也先儒以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此尤害教之甚矣復讐乃亂世之事況以九世乎漢武帝因此而雪平城之恥興大兵伐匈奴連歲不已天下彫弊戶口減半嗚呼不達春秋之旨而貽萬世之禍者其此言也夫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襄以紀侯自去其國非我顯滅之故葬紀伯姬以

示己之恩以蓋其迹甚矣齊人之多詐也其容紀季似義其葬伯姬似仁聖人皆不沒其實焉凡書葬者臣子之事今斥齊侯則非所葬而葬適所以爲愧而以伯姬爲義弗受也且紀侯畏禍迫己急于去國雖其妻在殯亦不暇葬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旣不能救其國之亡則當往而恤其喪乃畏不敢前反使齊侯假以爲名聖人亦以此罪魯所謂文起于彼而義見于此也春秋書紀之亡見聖人有眷眷不忍之意焉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此言公及齊人者卽齊侯也貶而人之惡其賊吾君之父通吾君之母也夫齊侯自元年以來見于經者數矣何獨于此焉貶曰前此欲著文姜襄公宣淫而無忌憚文勢不可云齊人今因與公狩始得一貶也莊公父爲齊侯所殺母爲齊侯所通而乃越境遠出而就之狩且狩以奉宗廟者也與人共之猶且不可況其親之讎乎爲人子而忍情

如此故不沒公而書及所以深罪之

五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會非也享甚矣如又甚焉會享猶假禮而行也如則無名焉況齊侯在師中而夫人如焉不書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二人者宣淫于衆殊無愧恥矣蓋自是夫人之出無復以月日紀也

秋邠犁來來朝

先王之制諸侯有相見之禮無相朝之義而諸侯見諸侯自稱曰朝者謙詞也非禮之正也故春秋書朝者皆兩罪之也今邾犁來特邾之別封最爲微弱而能親附大國厥後數赴中國諸侯之會王命以爲小邾子蓋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昔子服景伯蠻夷邾莒則邾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于禮如此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如齊魯宋衛以列國爲天下望而日以敗亂蓋有愧于犁來矣攷經文上下所書無復有人之大倫故書邾之來朝相形于中以示譏焉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朔譖其兄使至于死而盜其位此其罪大矣然而以其父命之諸侯莫得而討也天王治其舊惡而廢之斯得宜矣而諸侯乃舉兵強納之悖抗王命不臣之甚故貶而人之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不言納朔而書伐衛者衛亦拒王命納朔故也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此見王命不行乎諸侯也夫衛朔有罪王命絕之而諸侯乃共納之是逆王命也王人雖微以王命救衛

而稱其字是善之也善子突則以尊王命故也尊王命者所以重諸侯之罪也然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爲善之曰天下方亂賤奪貴少陵長而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綱紀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爲事而諸侯同類相黨上逆天子之命前雖貶而人之猶未足以著王所爲之是也故復託正于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然子突以辭直之師不能勝黨惡之諸侯亦可醜矣是以不書天王之使子突也雖然王者有征而無救書救已見王室之

微矣字王人而人四國則公之惡又從而可知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始朔出奔名者以王命絕之也今入于衛名者其位已絕又藉諸侯之力抗天子之命強入其國故也入者篡辭以其逆王命故也王命天命也天其可違乎違天逆理故朔終始名以重絕之而諸侯之罪亦不容于誅矣夫諸侯之罪旣不容誅則子突不能救衛從可知也朔旣入衛黔牟遂奔京師

秋公至自伐衛

螟食苗心者以災故書

冬齊人來歸衛寶

案經文公穀作寶左氏作俘此從公穀

此春秋結正諸侯之罪也初朔之奔也齊侯容之其入也又齊侯連諸侯納之故朔賂齊以其所寶而齊侯不自以為功又以分三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寶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其首誅也左氏以寶為俘俘軍獲也軍獲則非受衛朔之賂矣

春秋集註卷八

春秋集註卷九

宋

高

閔

撰

莊公二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我地齊志也齊侯來而夫人出會之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者常見之星有名可知者也夫日入而星見天道之常也既夜而恒星不見則其餘星皆見矣及夜中而餘星隕墜眾多如雨則其為異大矣凡言隕者

不見其所自來隕星隕石隕霜是也言雨則見其所自矣雨雪雨雹雨螽是也螽必自地起雪與雹則有雲霧之勢非若霜忽然自天隕也此皆人事所召天爲之示變以爲他日應驗之祥

秋大水無麥苗

爲災亦人事所召義見桓十三年秋大水而無麥苗與隕霜殺菽同義因水災而無也水災之不及者猶有存焉異乎大無麥禾書于一歲之卒舉無收者也此聖人傷井田之壞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夫人往就齊侯而與之會也然夫人之惡聖人一貶之足矣至于再至于三猶未已者春秋書其可書者以爲後世戒至于言之醜者春秋蓋有所不書也且桓公之禍起于姜氏成于齊侯而死于彭生魯人知彭生之殺公而不知齊侯之怒公姜氏之背公故赴于齊曰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則莊公以爲怨已報矣明年齊侯遇弒其事乃泄于是公因納糾之役始知以齊爲讎矣

春秋集言 卷之九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秋師還

春秋之際諸侯興師多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爲非義旣無王命無故興師師必有將據左傳是時慶父請伐齊師公不可則是君與上卿同爲此役也不以公爲重而止稱師者正著其暴衆也夫舉師以伐邾自度力不足而邀陳蔡偕行

陳蔡未有必從之意遽自正月出師久次于郎以待之旣而爲陳蔡所棄于是甲午治兵者久後不用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變故先自治之也至于暴露逾時始得更連齊師以俱圍邾邾人不我服而卽降于齊則在我者德不足懷威不足畏可知矣歷三時之久始得以師還凡師還不書今書之者喜脫難而返也與公至自唐同意嗚呼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魯莊徒困無罪之民奪取邾國之利以益強暴之齊者

由此師之舉也故魯罪爲大齊次之邾伯不能守社稷又次之陳蔡爲可免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觀襄公之行其不能保厥躬也宜矣無知者僖公弟年之子也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嫡及襄公卽位緇之于是弑襄自立嗚呼衛莊之寵州吁齊僖之寵無知皆兆禍亂相蹈一跡是以春秋務嚴名分使後世得以全恩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稱人者見弑君之賊人皆得而誅之也初襄公立無常于是羣公子懼禍皆奔他國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出也當立又次弟小白奔莒其母有寵于僖公而小白自少與高傒善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按國語韋昭注云齊人殺無知迎子糾于魯莊公不卽遣而盟以安之齊大夫歸遂陰召小白于莒則知此盟蓋公意也故書公及凡國亂而嗣君未定則方伯請天子之命以正之可也今公旣不能請天子之

命乃損禮以求盟且齊人義欲納糾而自迎之又何以盟爲然齊來求君而公固欲盟苟辭不盟恐生他變故以一時之權抗公而盟于莒所以稱齊大夫而不見名氏者聖人深察人情所難而曲盡一時之變有異乎處父高侯也公之所爲如此宜乎齊人之背盟也莒我地

夏公伐齊納糾

左氏經文糾字上有子字公穀無之此從公穀

齊大夫旣歸遂背莒之盟陰召小白而不迎糾魯人聞之始引兵伐齊而納糾而公尚以莒之盟強欲納

之也夫失地之君內爲強臣所拒非假大援不可復其位經書納頓子納北燕伯是若出奔之公子則異此矣素旣無位又在外焉必有君父之命乃可以還否則國人義欲奉之庶乎其可苟非此二者而鄰國以兵來脅必欲其立則是專亡諸侯而擅廢置也豈王法之所容乎故晉納捷菑雖弗克猶貶稱人則公之伐齊納糾罪當何如

齊小白入于齊

糾與小白皆襄公之弟而糾于諸弟最長當立魯之

送公子糾也聞齊人召小白于莒乃使管仲別將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于是小白佯死以誤管仲管仲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及至齊則小白已入而高俟已定立之矣此書小白入于齊是也入者篡辭不稱公子者上不由主命下不受于君父特以公子之故國人欲以爲君而自立焉故去公子以絕之其繫之齊者見其已得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書葬者齊人已得弑君之賊也齊弑君之賊不得逸是齊之臣子得免也齊之臣子得免則魯之臣子無所逃其罪此意在言外也故書齊襄公之葬以見之且著小白既入而主其喪又罪其臣子私諡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糾之不立蓋由公不卽遣而要盟也今公雖伐齊而更欲納之然齊已有君矣公班師可也奈何必欲取勝而遂戰乎曰此不書公蓋國人以辭直自欲戰而公弗能禁也辭直者糾當立也自欲戰者蓋自我桓

公遇弑之後仇讎之人復與吾君之母宣淫于通道
大都魯人羞之甚矣曾未嘗一與齊交鋒以少雪我
國之恥也今公興師伐齊故魯人樂致其死以紓積
年憤懣之氣初不繫于納糾也故納糾雖不克而衆
怒不能自已于是戰于乾時而敗焉內敗不書獨此
書我師敗績者魯人咸自誇其能伐讎樂于死戰而
不以爲辱也先儒謂復讎者以死敗爲榮此言是矣
于是可見魯國之人不忘君父之讎而莊公特以納
糾興師初無力戰刷恥之意遂致軍氣不振績用弗

成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特書子糾者見其以次當立又齊大夫已與公盟
請立爲君故用未踰年例若曰齊人之子云爾又異
乎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乃其君一人之私也于是
齊人乘我乾時之敗必欲得子糾甘心焉夫齊人不
欲立糾殺正而立不正罪可見矣不直曰殺子糾而
曰取子糾殺之者子糾在魯魯因齊人之請而盟之
又舉兵欲納之卒不能庇其身反爲仇讎所制若探

其囊中取之而去是魯有國而齊爲政可羞之甚也
以論語攷之桓公殺公子糾是殺之者齊桓也春秋
書齊人者并其國人罪之也桓公非齊人不能殺子
糾當魯伐齊納糾之時齊人受之則小白不能入以
其罪歸之國人不亦宜乎然則小白之罪免乎曰不
免也書齊人殺則小白在其中書齊侯殺則國人之
罪免矣春秋深惡齊人助小白殺其兄之惡也深閔
子糾當立而不得立又竟殺于其弟也故書曰齊人
取殺之重之也

冬浚洙

公自乾時之戰始知以齊爲仇讎于是浚洙以爲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曷爲能敗齊師能強也能強者何辭直也其辭直
奈何子糾宜納而敗績于乾時旣共命而殺之矣待
小白之道于是爲至待之至而猶以師加我我因敗
績而修備齊師恃勝而益驕是以能敗之所以齊師
之來不書侵伐蓋因其兵入吾境而遂敗之不待交
戰也凡非交戰而獲勝則書敗某師若戰則書敗績

矣長勺我地

二月公侵宋

公既敗齊師遂乘勝加兵于宋非義之甚也故書侵以罪之

三月宋人遷宿

宋將伐魯故先遷宿以昭武也蓋宿介于宋魯之間屬于宋而親于魯故宋人以爲貳于魯而遷之夫宿雖小亦天子所建國也宋豈得而強遷乎其不地者宿自是不復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長勺之役既深其怨于齊退又侵宋以益其敵故二國興師以來償報然魯兵方強欲伺隙乘便而未及攻故次于郎而已夫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于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鑑此也次者未敢前也有畏也無名也宋惟知報怨于魯而以不整之師深入魯境故魯人得以乘之未嘗交鋒而遂爲公所敗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卽楚之本封也始見于經是時王室衰微不能自
救齊桓始入威令未行是以荆人強暴敢肆毒于中
國也然荆之病中國尚矣商頌曰奮伐荆楚哀荆之
旅此高宗中興之時也周雅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此宣王中興之時也蓋荆最蠻夷之強者中國盛則
後服中國衰則先叛故中興之君尤以服荆楚爲急
自桓王失信諸侯背叛于是荆舒不至敢以蠻夷之
賤輒犯中國甚至僭號稱王則王綱不振可知矣
春秋修中國之教荆舒是懲至是而始見于經者前

此名號雖僭猶不與中國接有不治也今居然而收
蔡俘其國君以歸矣雖蔡侯輕動妄舉有以取之然
自是而江漢之間皆服于楚聖人深惡荆之亂華一
至于此故不曰荆人荆師而直書曰荆無復君臣之
辨師帥之別此春秋尊周黜楚之至焉者也蓋楚自
熊繹始封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及熊通始
居江漢之間僭竊大號爲中國患故春秋先書其本
封以見僻小蠻夷之國敢肆強暴僭橫如此凡書敗
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者皆書名爲其虜服而以之

歸也故生名之蓋諸侯死社稷正也逃之罪也虜賤甚矣此不書戰不書獲直敗其師而以之歸見荆之詭計出蔡之不意而敗之亦所以罪蔡侯之輕敵也春秋書以某人歸者九此獻舞卽蔡季也留于楚九年死是爲哀侯其子盼立是爲穆公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譚又不賀故與師滅之曰師云者明恃衆也且齊與譚比肩爲諸侯豈得以私憾而滅其國乎凡諸侯爲人滅其國而

力有所不勝者于其奔皆不名蓋彼實無罪而爲橫逆所加其義未虧其理可伸固可直于天子而求復焉未可遽絕之也凡奔不書出國滅無出也特其力之微不能勝夫強國爾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宋忿魯不已爲乘丘之敗故復興師而來公敗之于鄆鄆齊人所遷紀邑也

春秋集註
卷九
秋宋大水

此何以書甚宋之災也宋連年喪師加以大水害于
乘盛故春秋志之是時天下之災異多矣春秋悉書
之則不可勝紀故聖人惟日食與內災則詳而書之
外災或舉其一二于齊宋陳鄭則天下之災異可得
而見矣大水義已見桓十三年此聖人痛井田之制
非特吾魯國壞之也卽宋亦然矣一有時雨灌注則
泛溢爲災是九河故道塞而不洩也又治水之官廢
間有如白圭者孟子猶誦其用心之不博而以鄰國

爲壑則暴君汚吏之慢其經界又豈勝誅哉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何爲復見于莊公惟齊不可與主婚惟公
不可主齊婚故因而重見之且天王不治齊侯殺兄
篡國之罪反以王姬嫁之亦在貶中也夫王姬之嫁
下王后一等而春秋書之乃與列國之女同辭何也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君臣後世欲尊
君卑臣者謂列侯尚公主乃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
天地之義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

春秋集註 卷九
婦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不異垂訓之意大矣

十有二年

莊王奔葬皆不書見諸侯偃蹇不奔不會惡逆之甚也凡在位十五年世子胡齊立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此見紀季以鄆入齊非叛也欲以存國爾衆人疑其迹而春秋明其心故因叔姬之歸以見之然叔姬至是始歸于鄆者以紀侯方卒而宗廟在鄆故歸奉其

祀也夫魯爲宗國而婦人有歸宗之義紀旣亡矣不歸于魯者其父母亡故思歸而不得且有共姜自誓之志所謂全節守義不以存亡而虧婦道者也春秋高其節特繫之以紀見褒此以貶彼

夏四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乘丘之役魯人獲宋大夫南宮長萬旣而歸之閔公戲以魯囚呼之萬以是弑君遇仇牧于門而殺之書

及大夫見其能死節也然仇牧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于事也亦足取乎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以爲利焉而逃其難者之戒夫豈爲無益哉以此爲坊而後世猶有視其君如土梗弁髦者萬之不氏惡之甚也與華督同閔公立十年于是宋萬立公子游羣公子奔蕭復以蕭攻萬殺游立公子御說是爲宣公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譏失賊也且萬八月弑君至是方出奔是宋之臣子

緩于討賊矣且天下之惡一也弑君叛國凡民罔不憝況均諸侯乎王道之行不容有受之者矣書所奔之國則保賊之罪自見異乎殺州吁于濮者矣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自此三年不書王某月者著王政不行齊侯將霸也此齊侯始謀會諸侯也始謀會諸侯遂皆人之獨舉齊爵何也此聖人抑揚之辭也是時王室微弱四夷交侵無如之何齊侯旣入乘此衰季義欲尊周以攘夷狄因此年僖王新卽位而諸侯不復朝事故爲此

會以諭諸侯使同心協力以輔王室故聖人特書其爵以著周之極衰而齊侯始霸得免民于左衽也宋陳蔡邾雖其君親自會而猶有貳心也據明年伐宋又蔡邾二國不與後會故聖人特書桓公之爵以異之然齊桓公自此滅遂伐宋伐邾伐鄭執鄭詹伐我西鄙伐戎伐徐伐衛降鄆伐山戎遷陽執陳濤塗凡二十餘年聖人未嘗予其爵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諸侯尚有未服者桓公于是滅遂以示威

夫藉小國示威以脅大國此齊侯之術也然齊侯未見其救中國之功而先恃強以滅人之國使其宗廟無所歆享人民無所依歸故聖人深責之何則桓之圖霸若未為諸侯所附當崇禮義以懷徠之乃欲恃強以恐動諸侯前此伐魯滅譚稱師者事尚襲襄猶未深責今既合諸侯將以行義乃先滅遂故貶稱人春秋書滅國四十七皆罪來滅者蓋見滅者皆力屈而死猶可恕也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而齊滅之魯雖不至而齊無以加之者齊自知有負于魯也齊既滅遂乃爲柯之會獨會魯而不會他國者度魯之必從故也此亦齊善圖霸之術也魯于是時國弱而小若莊公以父讎之怨棄絕之則社稷存亡未可知春秋通之以一時之權以明莊公之爲是盟者非釋怨以交齊蓋亦不得已焉故書曰會此春秋所以曲盡人情之所難而深

明輕重之權也

春秋集註卷九

春秋集註卷十

宋

高

閔

撰

莊公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盟故伐之然齊侯圖霸自宜惇信明義
率先天下不當自恃威強以役屬列國也後書會伐
則此稱人者將卑師少故也齊自管仲為政之後二
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眾蓋用兵
以制而賦于民者寡矣曹屬于宋而伐宋及宋既服

春秋集註 卷十 繆晉校
齊而曹遂不列于盟會乃知霸者之時先王之禮制猶存也

夏單伯會伐宋

去冬柯之會公既與齊盟矣今春伐宋之後猶躊躇未敢從命者念讎也然魯度齊之強不可不從至是單伯往會而助之伐者非既約而後期也蓋與陳袁僑如會同意

秋七月荆入蔡

十年荆敗蔡師又執其君此年又爲息媯故而入其

國見夷狄輕中國如此而齊桓未能救也故蔡侯怨之自是亦不復與中國盟會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諸侯伐宋踰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于齊而爲此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此齊侯再謀會諸侯也北杏之會諸侯猶貳去冬會鄆宋公已服至是諸侯始以禮會而霸體定矣公以仇讎不與焉自入春秋陳序衛下今齊侯將霸楚亦

始疆陳介于二國爲三恪首故特進之終于春秋左氏以此會爲齊侯始霸非也旣霸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鄭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又序齊上齊侯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侯之霸在明年同盟于幽之時也自幽之會齊侯常在諸侯之上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此齊爲宋伐鄭也鄭卽五年犁來也未成國謂之鄭旣成國謂之小邾齊侯未霸以前凡班序上下以國

大小爲次夷狄在下此宋序齊上者以宋主兵故推而上之

鄭人侵宋

宋方同諸侯伐鄭而鄭輒乘間加兵于宋者蓋突宋所立也責賂不已幾于失國已而請修好突從之宋恃立突而不謝至是遂討宋斯可見鄭背鄭之盟而有二心矣故書侵以惡鄭且見其從楚也蓋自此舉之後鄭國不寧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是年齊侯始合諸侯同獎王室故書王正月自去冬至今春兩時無事皆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去年之侵宋且討其從楚之罪也齊侯既伐宋服之又復推而上之佐其征誅此宋之所以畏懷而不復貳也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中國而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齊既與宋衛伐鄭鄭服中國而荆又伐之此鄭自取

之也蓋楚與中國爭鄭自是干戈不已雖然荆之稱楚久矣春秋猶以荆書之何也深惡其僭而黜之也或曰諸侯僭王徐不先楚乎春秋治楚而不治徐何也徐之僭穆王能治之楚之僭桓王不能治也桓王不能治而春秋治之此春秋所以爲春秋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九合諸侯此幽之會是其一也會者公會也不書公者公首畔大盟故沒之也夫齊之讎易世也桓

之霸諸侯服之矣況齊侯欲尊王室仗大義以盟諸侯如之何而不與盟耶公既來會而首畔其盟此所以沒公而祇書會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夷狄恣橫齊侯始霸諸侯予之同心而盟非率之也故書同盟許男先于滑伯滕子者是時霸主同事輒以其意之向背以爲升降或諸國自以其彊弱而相上下聖人因而書之以見先王之制不復存于當時也

邾子克卒

諸侯之國至五十里而止矣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若有功加地滿五十里則列而爲子男邾本附庸齊侯始霸從其征伐有功王室齊侯以是請王命而爵爲子故聖人因克之卒而著之其不書薨者不會也不會者何猶以附庸視之也曰禮歟曰非禮也邾可也天王之命不可也子瑣立十有七年

是年僖王崩葬皆不書此見齊桓霸諸侯諸侯皆知有齊桓而不知有天王惡逆之甚也僖王在位五年

世子闔立

春齊人執鄭詹

執鄭詹者何責侵宋也侵宋嘗報伐矣同盟于幽矣猶執詹者何親宋也不書行人者非行人也執得其罪故詹不氏然稱人以執則非霸討蓋人臣委質各于其主己非其君而輒執之王法之所不容也孟子以搏執無罪之臣爲非禮豈有他國之臣而諸侯得以妄執之哉

夏齊人殲于遂

齊師滅遂以兵守之翫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不日遂殲齊人而曰齊人殲于遂者言齊自取之也斯足以見民心之不附所謂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夫亡國餘民而能殲強齊之戍則包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蓋無足怪可以爲強而不義者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正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者何以囚錄也詹爲鄭卿見執于齊不能辨之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逃遁苟免越來他國斯可賤

也故書逃以著其幸免不知命之罪且齊之執詹本以責信于諸侯而魯受詹之逃是蔽罪人而背齊盟也齊蓋用是伐我西鄙此執言之例也故書來以罪魯詹何以不歸鄭曰突不足恃也

冬多麋

麋多而害五稼故以多爲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隱三年日食不書朔王失正統也桓十七年日食不書日王無以紀天下也至是朔日皆不書蓋弛之也

此惠王元年之變按長歷三月癸未朔而春秋弗正之者因舊史以見王政之弛也然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惟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此年古今算不入蝕法則其爲變大矣

夏公追戎于濟西

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俟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

而遁斯上矣吾弗追也今不書戎之侵伐我是魯人不覺其來戎兵旣去公始追之故沒其戎來之端而直書追戎以見魯無疆場斥埃之政且見中國蕩無禁制任戎狄之去來也若僖六年公追齊師則先書侵我後書至鄆是寇及境而遽退非不知其來也

秋有蜮

蜮短狐能含沙射人生于南方此必非魯之所有也以春秋古隸較之蓋其文非蜮實蠚也亦作蠚或蠚而公羊亦作蜮豈非縑簡失傳因亂而爲蜮歟蠚卽

蠚也食苗葉者以農災故書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連三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此公子結非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其實爲齊宋之盟而出爾是時鄆之巨室嫁女于陳人而結將以其女媵之故因會齊宋盟而挈之

以往焉先地後盟見二君之先在鄆也夫結好大國而乃以私事取怒故聖人以盟爲遂事而特書遂及所以深罪結也先儒謂大夫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乃聘禮大大受命不受辭得以便宜從事所謂使于四方而能專對者也若本無此命而欲專之是教後世人臣矯命竊權不恭之大者非可以爲法也且公子結果有功何以秋旣盟而冬致三國之來伐今若是是召寇耳結自是不見于經又不書卒蓋三國來伐歸罪于結紕其爵位故也而先儒習于遂事之說至如陳湯傅介子之徒皆有矯制之大罪于王法當誅反取先儒義斷之乃悉以爲功而受封賞是其爲害不淺也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無如如者朝聘之辭非婦人之事齊魯不睦故夫人不自安而如莒莒非父母之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公之事齊後于諸侯又受鄭詹齊來討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怒焉故齊侯連宋陳來討之以其有辭故

春秋集註 卷十 大繆晉後
曰伐也雖加兵西鄙而不及國都然自背其盟非仗
義之舉故皆稱人以貶之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齊魯不睦姜氏無所容其身故雖非父母之國而數
往焉夫以齊侯之女魯侯之妻莊公之母非不貴也
然以失德遂無所容其身而明年遂薨春秋迹其淫
亂不可勝書故于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爲
萬世婦人之戒

夏齊大災

大災疫也以別火災故加大且重民也且齊之強盛
諸侯莫加天道虧盈降此大戾凡世之人凌蔑天下
勢張權盛人不可奈何者必有天災以及之春秋之
爲書託已往之事爲將來之戒故凡災異內悉書之
外則書其大國之甚者爾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齊人伐我

齊人曷爲伐我我嘗我侵焉者也西鄙之伐我則服

矣伐戎者固我也此小白之善經也然不合諸侯者齊侯自擅以貪功冀功立則足以夸耀別國而示人以莫己若也春秋探而人之者原齊侯之心非實爲中國攘夷狄也然而中國亦賴其賜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是時王室有子頹之難而鄭伯有納王之功春秋弗于此乎書其諸爲齊桓故歟齊桓有雄霸諸侯之心而無尊事天王之意故于此但書首月以存天道王法而已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之行甚矣亦以夫人之禮薨葬者蓋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爲君父者不以臣子之故得沒其罪爲臣子者不以君父之惡而虧體焉此春秋所以責臣子之備而篤忠孝之深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而葬者慢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文姜之罪應誅絕誅絕之人不葬雖天子有肆眚之命亦在不宥之列諸侯當守天子之法豈得擅肆大眚乎莊公內存母子之義必欲備禮以葬之又恐爲國人之所譏故先肆眚盡釋魯國之有罪者以悅之其曰肆大眚者元惡大愆俱肆之辭也春秋書此見公以子赦母乖尊親之義以母忍父忘宗廟之敬旣不能防制于其初又縱釋姦惡于其後後世惠姦仇

賊良民其流蓋出于此殊失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曷爲七月而葬難之也曷爲難之文姜失道國人難之亦難乎公故卒葬之然婦人無爵何諡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諡冠于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書宋共姬是也豈有不繫其夫而別自爲諡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旣得罪于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母子之故不忍棄絕則亦葬之足矣旣又迫于大義不敢加以夫之

諡先肆大眚然後別爲之諡曰文而不復繫于桓公將以掩其惡也然而欺天罔民壞先王之制則其罪又不若從其夫之諡爾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別立諡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此不稱大夫者何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何以書據左氏則君之嫡子也何以不稱世子曰未誓于天子也君之嫡雖未誓于天子未可以稱世子然已有爲世

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雖生而異其禮苟未誓則不可名世子也此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夫君之嫡子而國人得以殺之陳無君矣其曰陳人殺之者亂辭也國亂而不知主名故貶稱人也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非五月以下脫簡則是誤四月爲五月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高侯齊之上卿魯必不使微者盟之蓋公與之盟也
十九年公使公子結與齊侯宋公盟是冬伐我西鄙
自是失好今公將圖婚于齊故齊侯亦疆使高侯盟
所以不斥公而書及也齊侯負疆以辱同列高侯苟
順君命不能正諫是以斥名高侯而著抗敵之罪亦
公有以取之故不去其族又異乎晉之處父也于防
者避于國也防我地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婚議故公自行自行者喜也有喜于哀姜也告

文姜而不娶文姜薨而後自媒焉夫禮有親迎而無
親納幣者況公之于齊義不共戴天豈可娶仇讎之
女以事宗廟又況母喪未終冒哀圖婚是無恩于父
母惡逆甚矣公之慙德由此可攷

春秋集註

卷十

去
繆晉校

春秋集註卷十



